

苦夏恋情

● 成 一 著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128460

D247.4
5310

● 成 一 著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京电力大 00027393

苦夏恋情

苦夏恋情

成一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邢台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0.875 字数: 231千字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400册

ISBN 7-5378-0465-6

1.443 定价: 4.8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作品是作者潜心构思的组合小说。小说的中心是表现在当前改革的背景下，古老僻远的农村进入新时代后所发生的变化，特别是农民自我意识的苏醒。

作者用主观心理展示的手法，倾力于对当前农村改革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，这在农村题材中是少见的。

作品摒弃了传统故事的框架，采取了纵向组合的结构。语言宣朴、深沉，富有乡土气息。

目 录

引 子	晨雾	1
第一章	洼地	16
第二章	戏台	34
第三章	云中河	56
第四章	泥房子	130
第五章	磁力场	196
第六章	白云岭	259
尾 声	瓷器	327

引子 晨 雾

他一生只认了七个字，石城、河庙、史三升。

石城县是他的故乡，离这京都洛阳有千里之遥。当初，他们被吏、士解押着，走了半个月，才终于到了黄河边。因为他们是很多的人，过河就等了两天。直到那两天，他才知道他的家乡石城离黄河是那么遥远。他早听说过黄河了，直到那天才亲眼见到。看去，它也并不怎么可怕。只是河水很稠，流动起来显得格外沉重，就象他们这些被吏、士解押着的劳役队伍一步一步赶路似的吃力。他没有见过这样的河。家乡的那条云中河，平常时候是清澈见底的，有事过河，赤脚就趟过去了。过黄河的时候，可把他吓坏了。过黄河要坐船。他也是第一次坐船。那么稠的河水，竟然浮不动那么小的木船。小小的木船上坐的人也太多了。吏、士呵斥着，叫他们往上挤，挤了又挤，木船眼看就要沉下去了。就在这将沉未沉的可怕情形中，木船离开了北岸，他的心悬晃着，忍不住直想往河水里跌落。两岸忽然变高、变虚了，只有旋转的稠稠的河水围住了木船。好大的河呀，大得叫他害怕，真想象不到天下会有这么大的河。河

在旋转，船在旋转，天也在旋转，他会被甩下船，淹死在这大河里吗？果然，有一只木船翻在河心里了。那么多象他这样的人，发出一片惊恐的喊叫，也没有喊叫多久，大河就把他们漩走了。他呆呆地望着这可怕的情景，悬着的心仿佛已经跌落到河面的漩涡里了，他也会这样死去吧。直到船靠了南岸，他仍然觉得会这样死去。他开始明白了，在他离村的时候，伯父为甚么请识字先生在他的衣襟里面，用墨笔写上了那七个字：石城、河庙、史三升。

河庙里是他家祖居的村庄，在石城西南。枣树很多。在他家的院后，还有两棵梨树。他记得，离家的时候，梨花刚刚谢罢。从那时起，他再也没有见过梨树，再没有见过一片雪白、蜜蜂嗡嗡的梨花，也再没有吃过掺了干枣的谷糠馍了。京都洛阳的水土，他有些不服，常常闹肚子。吃食也太差了，半生不熟，还常常吃出虫和草来。虽说是到了京城，吃食远不如家乡。这么多劳工，谁管他们的口味呢？猪食似的，还得去抢，慢了，只好活该饿肚。刚到洛阳的时候，他是那么想念家乡的甜味，红枣的甜味，梨的甜味，干枣糠馍的甜味，还有水的甜味。这里的水分明也不好喝。听说在景乐寺北面的义井里北门外，有一口甜水井，全京城有名。井旁还有一片桑树。炎夏，喝一肚甜水，躺在那树荫下歇凉，多美。在家的時候，这很容易，可到了洛阳，只能去想想了。不用说甜味，连盐味也难得尝到。在这里过头一个夏天，他就看到有十几个劳工拉肚子拉死了。他也会这样死去吧。当初，官家说是来京都服役四十天。四十天之后，也许还能赶上回去收麦。可一到这里，他就被挑出来，派到这瓦窑上。不久，这里的旧人就告他，这是给皇家烧瓦的窑，他是永无返乡之日了。回不去，只好死在这里

了。他更加明白，为甚么要在他的衣襟里写上那七个字：石城、河庙、史三升。

史三升是他的姓名。他们史家，祖一辈已经没有男人了，只剩了两位奶奶。他走的时候，她们没有哭，只呆呆地坐在泥屋里，不肯动，也不肯吃。他给她们磕了头，她们也没有说话：是在为他念佛吗？父辈中，也只剩下伯父一个男人了。父亲好象是病故的，又听说是出去逃役，经年无归。三叔被抓去当兵，听说到了北方平城，许多年了不知是否还活着。伯父是跛腿，留下来支撑史家门户。子一辈中，伯父无子，三叔未娶，他本有兄弟三人，大哥听说五岁夭亡，二哥是个憨子。这次，本想叫二哥来服劳役，他很有力气的。可官家竟也嫌憨，还是把他押来了。伯父和母亲都很后悔没有早早打发他逃出来。他离家的时候，已经十七岁了，家中正在急着托媒给他找媳妇。史氏三门全靠他来传宗接代理。听说媒人已在月桥说好一门亲了，周氏，长女，十六岁，生辰八字相合。原是要在麦收之后下聘礼的，他却被抓到这里来了。完了，这门亲事算是完了。憨二哥不知能说成亲不能，史家难道会断后吗？他是完了。自从来到这瓦窑上，他再没有见过女人。天天从日出干到日落，连腰都不得伸展，脱出数不完的瓦坯。听说，皇太后要立一座佛寺，砖瓦要得很急。看来，皇太后也是信佛的，跟他家的那两位奶奶一样。他要是能回乡成亲，也一定信佛。可他回不去了，不用说成亲，从此怕是连女人也再见不到了，只会在这里累死，或是病死。在这样的绝境里，他唯一的兴趣，就是偷看衣襟里写的那七个字。他不识字。可他记得，临别时伯父指着那七个字叮嘱他：“你是石城河庙史三升，记住。”他记了。

史三升是他的姓名，河庙是他家祖居的故里，石城是他的故籍，他怎么会记不住呢。他终于感到，幸亏在衣襟里给他写了这七个字，否则，他真会忘了故乡、忘了家，忘了自己是谁。这里没有忙闲之分，没有春种秋收，没有红白喜事，没有过年过节，没有亲朋，没有男女，没有田和禾，没有山和水，没有任何一点可以盼望的。只有日出日落，只有泥团，只有瓦坯，只有劳困的腰和满身的汗。这样，直到死去。回想，已是白想；记住，又有甚么用处？而从日出到日落，已劳乏到快要死去的程度，实在也无力去想，去记甚么了。这里的人们，都很少说话，只是抢着吃食，默默做活，象死去一般睡倒。他已经同他们一样了，忘了离家几年，不记得他已长了几岁，只记得他是石城河庙史三升。因为他还不断偷看衣襟里的那七个字。不过他似乎已经不是为了记住甚么，仅仅是为了看它而已：只有在看它时，他才觉得自己还活着。

刚到洛阳的时候，他很想看一看京城的样子。可惜他没有路经那里，直接就把他发到这瓦窑上来。听说，这里在京城东北方向。他朝西南望去，只能看见一座佛寺，佛寺之后，一片朦胧，城楼和浮图塔似现非现。问这里的旧人，他们很冷漠。有说，京城有十二个城门，影绰能望见的，那是广莫门。有说，京都内外有佛寺上千，西南能看见的，那是凝玄寺。有说，京师有十万九千户，分住二百多个里中，离他们这里最近的，叫闻义里。这真叫他吃惊，可他们却说得那么冷漠。他终于未能去看看这京师的奇景，但他对那一切也完全冷漠了，同他们一样。是呀，那奇景同他有甚么关系？还不如来看他衣襟里的这七个字。这七个字，很象是七颗星星。只是，它们不象天上的七星，没有排成勺形，而是挤在了一堆。当然，它们更

不是挂在天上，是挂在他穿的衣襟里。这衣裳是母亲纺线、织布、染色、缝做成的。被抓走的时候，母亲哭号得真刺心。他真要能变成几颗星星，母亲在家乡一定会把他认出来的。小时候，夏夜在院里乘凉，奶奶说，地上有多少人，天上有多少星，一颗星落了，就是一个人死了。京城有这多户口，京城的夜空却仍然是这么多星星，并不比故乡的星空稠密。天空一定也不会要他这样一颗星星，就象洛阳并不把他当一个人来要他一样。在这里，象他这样的人死了，并不发丧，只由还活着的人们，冷漠地抬到远远的那土沟里，扔掉就完啦，不奏响器，不装棺木，没人戴孝，也没人哭泣。七个墨黑的字，写在母亲纺织的粗布上，它们不会发亮的。然而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竟然还有这么七个字，肯派给了他，叫它们来代表他。它们也太心善了，只是太委屈了它们，作践了它们。他不识字，字也不是叫他这样的人识的。老人们都说，字是哪位神和甚么圣贤造出来的，字是神圣之物。他得恭敬它们，铭记它们。不是记住他自己是哪县哪里姓甚名谁，是记住这七个字的模样。它们一定也不是怎样尊贵的字，否则怎么会派给他？可它们已经是他的神和佛了。在这里，象他这样的人，是连敬神信佛也不配的。他只有把这七个字当自己的神和佛来恭敬。

所以，他认住了这七个字。

二

时间对他已经没有意义，甚至生和死在他也没有甚么两样。只有身穿的那件母亲纺织缝制的夹衣裳，在一天天破损，叫他感到不安。这件衣裳破损成一把条缕碎片的时候，他无以抵御风寒倒不怕的，就怕写在衣襟里的那七个字也不复存在

了。这比他自己死去还要叫他觉得恐惧不安。连他的神和佛也会死去，他感到无比悲哀。可这分明又是无可挽救的，正象他逃不回家乡、不能不死在这里一样。一年之中，他多半时候是赤裸着上身脱瓦坯的，可这件衣裳还是在日渐破损。

能有甚么办法挽救吗？分明是无可挽救的，可他还是想挽救。他不可能再找一个识字先生来，也再没有新衣可以写到衣襟里。还能往哪里写呢？再没有甚么属于他了，除了他自己的肉身。写到自己的肉身上？出一身汗就会洗落的。又有谁来给他写？再没有谁会给他写字了，除非他自己。他怎么会写字？那是更加不可能的，正象他不可能回家成亲、传宗接代一样。

分明是不可能的，他还是想写一写字，写那派给他的七个字。没有笔墨，有自己的手指头。没有纸、绢、布，有脚下的沙土地。他终于发现自己还是有办法的。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，他毕竟还是一个人。写字这个营生，只有在日出到日落那做活的时间里干，此外，就是一片黑暗了。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。听说太后娘娘对修建佛寺有一种特殊的嗜好。砖瓦要得不但很急，还没有止境。他们拼了命做活，还是要受呵斥、鞭打。不过，他终于也学会了偷懒。吏、士不在时，偷一会闲。还有去解手时，尽量多蹲一会。夜里躺倒，也默想一会。只是，他发现写字是很难的。那七个字，虽说自己早已熟透了，可写划起来还是太难、太吃力，疙疙瘩瘩的，总写不象。人不中用，派给他的这几个字，也不中用，疙疙瘩瘩，难写得很。想不到，他居然还是能写划出来，而且越写越象，越写越顺手了。费去了多少时日，他不知道，时间对他已经没有意义。反正他是能够用自己右手的食指，在沙土地上写划出那七个字了：石城、河庙、史三升。

这使他感到无比快乐。自从离开家乡、陷入这样的绝境，他再没有感到过任何快乐。所以，这一份快乐非同寻常，除了贪婪地受用它，他还不断体会它的意义。他居然也会写那七个字了，这简直是辉煌的胜利。他们史家可从来没有识字的人，更不用说写字了。他在这样的绝境中，却学会了写字，虽然只是七个字。这是胜利，这是奇迹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虽然陷入这样的绝境，但他毕竟还是一个人，他的肉身里面还有一颗心在跳。若不是陷入这样的绝境，他在世上也会争来一些胜利，当然也一定能够传宗接代。他能逃出去吗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里逃跑的人，没有一个不被杀死。他被杀死，刚刚学会写字的这份快乐，也就无法受用了。现在好啦，身上这件夹袄破烂掉也不怕了，他自己已经会写那几个字。这是磨不破，损不坏的。从此，在沙土地写划代表他自己的那七个字，成了他那悲苦生活中的一份快乐。这快乐，就是他感到自己还活着。

有一天，他忽然做出了一个叫他自己也大为吃惊的举动。

他不知道那是上午还是下午，只知道是在照例脱瓦坯，一片接一片，没有尽头。他感觉不到腰酸臂累，感觉不到口渴肚饥，感觉不到流汗喘气：他在不停地做活，却象死去一般，甚么也感觉不到。忽然，有一个奇想从他那近乎发木的思想里跳了出来。也许，这个奇想跳出来得太突兀，太意外了，他立刻被激动起来，整个身心也同样突兀地从那麻木沉死的情状中跳进亢奋状态。怎么就没有早想到？他怎么会想出这样的好主意？

他异常兴奋而又格外用心地脱出了一片新瓦坯，很小心地把它凹面朝上端放在那里。朝四下里看了看，没有吏士在，也没有谁注意他。好。可是手指头太粗、太秃了，得找个尖细的

东西。在周围瞅了半天，瞅不见适合的东西。他只得装着去解手，向工场外面走去，折了一截细树枝回来。又朝四下里望了望，没有吏士走来，也没有谁注意他。于是，他急忙伏下身去，屏住气，捏了那根细树枝，开始在那片瓦坯的凹面上，急匆匆刻画那七个字。这一小截细树枝好象变得很沉重了，而他已经练习得很顺手的写法，现在也分明生疏起来。憋红了脸，出了一头汗，手腕似乎也酸困了，可总算把那七个字刻画在瓦坯上了。字形有些走样，歪歪扭扭，不好看，可格外鲜明显眼：是刻画在湿泥瓦坯上，笔划凹进去了，真比写在衣襟里的墨字效果还要强烈。这简直是一件艺术品！这又是一个辉煌的胜利。也许是想贪婪地欣赏一番，他又朝四下里望了望。坏啦，那边做活的一个劳工好象正在瞅他！他立刻直起身来，急慌慌地把这片瓦坯摆到了其他瓦坯那边，又迅速脱出一片新坯来，摆过去，将那件艺术品夹在中间潜藏起来。

爷，他这是干了甚么事？这瓦是太后娘娘盖佛寺用的，怎么敢画上那七个字？石城、河庙、史三升，这几个字怎么配刻在太后娘娘的瓦片上？瓦坯晾干，就要入窑去烧，烧成了青瓦，那七个字可就想抹也抹不掉了。烧瓦、搬瓦、往屋顶上安瓦，要经过多少人的手，万一被发现，那不是找死吗？哪县哪里姓甚名谁，刻画得清清楚楚。杀了他，说不定还会寻到故里去抄斩他们史家。他不由出了一身冷汗。还不赶紧把那片瓦坯拿回重新摔成泥团！

可他没有去拿，只在机械地继续脱瓦坯，一片接一片，没有尽头。直到日落收工，他终于也没有把它拿回来，它已经潜藏到了更多的瓦坯之中。他也不知道是有一种甚么力量使自己敢有这样大的胆量。当然，他从此提心吊胆了许多天。该晾干

入窑了，该出窑运走了，该安到佛寺的甚么屋顶上去了，过去了许多天，终于没有灾祸临头。他有些放心起来，开始回味这一个新的胜利。这是一个多么高妙的主意。刻画在瓦坯上，经过烧炼，代表他的那七个字就永远留在世上了，就象凿刻在石碑上的字一样，而且是永远刻在了佛寺的瓦上了。这比写在衣襟上，写在沙土里，不知强了多少倍，既不会破损，也不会被抹掉。他不仅感到快乐，更感到莫大的慰藉。能将代表他的那七个字刻在佛寺的屋顶上，在这绝境里所承受的一切苦难也就有所报偿了吧。

灾祸没有降临，他便忍不住又接连在几片瓦坯的凹面上，刻画了那七个字。而且，刻画得一片比一片顺手，一片比一片好看。他真想在自己脱出的每一片瓦坯上，都刻画上那七个字。不行，这样不行。刻得太多了，一定会暴露的。若是暴露了，不仅他自己有杀身之祸，那些刻写着代表他的文字的瓦片，也一定会被检查出来，被摔个粉碎。行啦，能有这几片瓦被安到佛寺的屋顶上，也够满足了。

他真的不再往瓦坯上画写字了。他的心境也似乎安静下来了。他觉得再也不可能会有新的胜利，新的发现，新的创造，新的快乐了。每天照旧机械地脱瓦坯，感觉不到苦难，也感觉不到快乐，虽生犹死，对死也就不怎么觉得畏怕了。

他真的就要死了。冷起来缩成一团，热起来只想撕开自己的皮肉。他已经不能做活。他们也已经把他抬到棚外，没有谁来管他，不给他吃食，不给他喝水。又好象大伯用牛把他驮回去了，回到了石城河庙史家老院。父亲和三叔也回来了。憨二哥成了亲，生了娃。月桥的周氏姑娘居然还在等他，她很俊。可他们谁也不认他，连母亲也不认他。两位奶奶也仍是光念

佛，不说话。他翻开衣襟叫他们看那七个字，他们仍不认他，都很冷漠地说：他们不识字。下雪了，他们不给他穿衣裳。他被冻得厉害，腿脚都发僵了。而且，当着周氏姑娘的面，竟然不给他穿衣裳。也不给他吃食，喝水。他真想吃一个梨，可院后的梨树才开花，一树雪白。

那天早晨，他醒过来了。他觉得自己忽然好起来了，不再发冷，也不再发热。他知道自己仍然躺在京城东北的草棚外面，知道自己做了许多梦。他甚至知道眼下已经到夏末时节了，家乡的新枣还很小很绿，可新梨是已经发甜了。他真想吃一个梨，这不是在梦里。不可能了，真正不可能了。他知道他就要死去了。他想站起来。他居然真的站起来了，倚住棚壁，面朝北方。北面是邙山，邙山北面是黄河。黄河北面就是他的家乡了。听说邙山是皇族的风水宝地，清明的时候，京师的人们都要上邙山撒花。黄河他只是见了一次，吓了吓他，并没有淹死他。家乡，他是回不去了，只想最后望它一眼。可他的命多苦！在他就要离别这个人世的时候，却偏偏起了这么大的雾。望不见家乡，望不见黄河，望不见邙山，甚么也望不见，眼前只是一片迷朦。回头南望，京都洛阳也藏在了一片迷雾中。

即使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还是只能来看自己衣襟里写的那七个字吗？是哩，母亲纺织缝制的这件夹衣，虽然已破损不堪，可它还贴在他的肉身上。衣襟里的那七个字，也还依稀可辨。这件衣裳还没有被他遗弃，他却就要被人世抛弃了。他离开家乡，也不过两年零三个月。这不会差的，此刻他无比清醒。他还差几个月才够二十岁。刻上了代表他的那七个字的青瓦，真能安到太后娘娘所立的佛寺的屋顶上吗？

他猝然倒下去了。不久，晨雾就把他的破损了的衣裳和失

去了温度的脸面润湿了。这天的晨雾许久没有散去。

三

生前，听奶奶和大伯说，人死后是有后世来生的。现在，他是已经超越了前生，怎样去寻找来生呢？他仍然是裹在一片迷雾中，难道生前最后一刻的晨雾，还没有散去吗？好象已经很久了。他失去了生命，难道连时间也失去了吗？他要永远被裹在那晨雾里吗？他一点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寻找来生。来生会怎样，他也不敢抱希望。现在，他最想去寻找的一件东西，就是被他刻了那七个字的青瓦，不知它们是否被安上了佛寺的屋顶。他必须去找一找。找到了，他就可以安心回故里去了。

他记得皇城在西南方面。可他现在已经失去了躯体，不能走去了。他并不会飘飞。死后，没有吏士监禁他了，可失去了躯体，也失去了行动，仍然不得自由。只能等待风来吹动他。人在活着的时候，即使身陷绝境，也还是可以想出一些办法，争得一些胜利，寻到一些快乐，失去了生命，也就失去了这一切能力吧？只有等待。

终于等来了东北风，他投入风中。风太大了，飘飞得这样快，转眼就掠过了凝玄寺，完全来不及看一看它，而且，它也被雾气所笼罩，看不清的。已经掠过了大夏门。它在广莫门西面，是这样高大，离地有数十丈吧。过了大夏门，就进了皇城了，果然是一片宫殿。他终于看见皇宫了，可同样被一片迷雾所罩，影影绰绰，看不分明。很快，他也要飘飞过这一片宫殿了。这样飘飞而去，他是甚么也寻找不到的。他必须停下来，可身不由己呀。猛地，他被撞到了一个甚么硬壁上。虽然他是已经失去了疼痛的能力，可还是吃了一惊。不过，在这惊魂未

定之际，他便紧紧依附住这硬壁，可庆幸的是，这硬壁还有许多棱角，他附着住，停下来了。那阵东北风终于呼呼地刮过去了。

神情稍定之后，他发现自己是在一座很高的浮图塔上。这塔在甚么地方？它有多高？他无法看清，四周仍是一片迷雾。估计它仍在皇城中，也一定是立在一个佛寺里。它一定也很高，比大夏门，比皇宫显然都要高。他一路被吹来，甚么都没有撞住，只撞着了这座浮图塔，可见它比皇宫还要高。这佛塔高于皇宫，他怎么敢呆在这里？没有办法的事，是风把他摔到这里了。这里是如此寂静，并没有神或佛来撵他走。他甚么也看不见，甚么也听不见，甚么也闻不见，只觉被裹在一片迷雾中。刮了这么一场大风，那天早晨的雾气难道还没有散去？

他终于明白了，既然已经失去了躯体，当然也就失去了五官七窍，他是再也看不见甚么，听不见甚么，闻不见甚么了。被风吹来的时候，那凝玄寺，大夏门，一片皇宫，实在也并没有看到，不过是一种感知罢了。也许是不久，也许是经过了许久，他也感知到了周围的一切。

他附着的是一座九层浮图塔，的确很高。它也的确是耸立在一座佛寺中。这寺院在皇城内，离城西的阊阖门不远。寺北，是御史台，再往北，就是那一片皇宫了。寺南，是昭玄曹。寺西，是永康里，再往西，就是那阊阖门了。城西除了阊阖门，还有承明门、西阳门、西明门，难怪生前人们说京城有十二道城门。寺东只有一条南北御道。御道西，依次座落着右卫府，太尉府，将作曹，九级府，太社；御道东，依次有左卫府，司徒府，国子学堂，宗正寺，太庙。如果他还有眼睛，高踞于这九层浮图塔之上，环望这一片奇景，生前的夙愿也得以